

# 我在惠水听山歌

刘念



三月的惠水，春风温柔，涟江如练。我与一群热爱音乐的同行，循着《好花红》的千年余韵，走进这片布依与苗族共生的灵秀之地，在山野村寨间，聆听来自大地深处的歌唱。此行不仅是一次采风，更是一场与民族文脉、与世界音乐对话的心灵之旅。

我们走进九龙打铁苗寨。青石板路蜿蜒，木楼依山而建，寨子里依旧保留着古朴的烟火气息。世代相传的打铁声与高亢嘹亮的苗族山歌交织在一起，刚劲与婉转相融，粗犷与细腻共生，像一首天然的交响，诉说着一个民族的坚韧与浪漫。在这里，音乐不是舞台上的表演，而是生活本身，是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。

惠水的山歌，最是讲究赋、比、兴的古老诗艺。以景起兴，以物为喻，以情铺陈，随口一唱，便是天地诗意。

“好花红来好花红，好花生在刺梨蓬”，以山花起兴，清风为韵，山水为弦，这是中国民歌最动人的起笔。

“哥是青山妹是水，山环水绕永相随”，以自然喻人心，质朴直白，却比世间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有力量。

“三月春风吹满坡，布依人家唱丰收”，以生活入歌，把烟火日常唱成诗行。

这种源自民间、源于生命的歌唱，不只是一方水土的声音，更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。它没有国界，无需翻译，便能直抵人心。

在好花红乡，在古老堂屋与书香院落之间，我们与民间歌者围坐而歌。没有炫技，没有修饰，只有最本真的嗓音，从胸腔自然流淌。布依歌婉转绵长，苗族歌清亮高远，一唱一和，一问一答，如同天籁回响在山谷之间。我们静静聆听，细细品味，在那些古老的曲调里，触摸到民族文化最深的根脉。

途中，我们有幸遇见一位从惠水大山里走出的歌者。大家围坐一堂，歌声相和，心意相通，谈演唱的韵味，论传承的使命，在旋律中感受民族音乐穿越时空、连接你我的力量。

站在世界文艺的视角回望，中国民族音乐从来不是边缘的乡野小调，而是人类艺术宝库中璀璨的明珠。惠水的山歌，以它纯粹、真挚、充满生命力的表达，印证了民族音乐独有的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。它不依附于潮流，不迎合于时尚，却以最朴素的方式，诠释着艺术的本质——源于生活，归于心灵。

世界再大，最美的声音永远来自大地与人民。惠水的山歌，带着布依与苗族的文化魂魄，带着赋比兴的东方诗意，不仅是贵州的声音、中国的声音，更是能够走向世界、打动人心的声音。

山风不止，山歌不息。在惠水听山歌，我听见的是民族的根，是文化的魂，是属于全人类的、最干净、最真诚的艺术之光。这缕乡音，将穿越山海，在更广阔的天地间，久久回响，生生不息。

# 滴喜儿

刘琪瑞

“滴喜儿”是我老家的称呼，它是过年时小孩子燃放的一种小烟花。一根细长扁圆的纸捻小棍，内里卷着少许黑色火药，却能在孩童手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年味。点燃时，那“噼啪”作响的火花如金雨淅沥，金花四溅，连绵不绝，仿佛把天上的星星都抖落到了人间。这“滴喜儿”之名，恰如其分——滴落的是喜气，溅起的是欢腾，既形象又吉利，连空气都浸透了年节的甜香。

在别处，它还有“滴滴筋儿”“滴滴筋儿”的称呼，或雅称为“滴滴芯儿”，甚至被唤作浪漫的“仙女棒”。这些名字里藏着最朴实的期许：当那金灿灿的火星如小金星般跃动，当“滴金流银”的光影在夜色中流淌，不正是乡亲们过年时最讨喜的口彩？图的不就是这份“金玉满堂”的吉利，这份“火树银花”的欢欣？

老作家冰心把这种小烟花叫作“滴滴金”，她小时候也喜欢玩，在《童年的春节》一文中她写道：“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、最简单的‘滴滴金’。那是一条小纸捻，卷着一点火药，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，爆出点点火星。”在《漫谈过年》中，她又一次提及：“我不会演奏，也怕放炮，只捡几根‘滴滴金’来放。那是一个小纸捻，里面卷一点火药，拿在手里捻起来，就放出一小点四散的金星。既没有大声音，又很好看。”可见冰心对这种小鞭炮的偏爱。老作

家、教育家吴伯箫也念念不忘儿时的滴滴金，他在散文《灯笼》里追忆：“岁稍寒夜，玩火玩灯，除夕燃滴滴金，放焰火，是孩子群里少有例外的事。”汪曾祺在散文《草巷口》里也提到了它：“最便宜的是‘滴滴金’——皮纸制成麦秆粗细的小管，填了一点硝药，点火后就会嗤嗤地喷出火星，故名‘滴滴金’。”这种小玩意儿，是童年难忘的记忆，是滴落的一串串欢笑。

小时候过年，我也常和小伙伴玩这种小鞭炮。不过那时，我总爱用燃着的滴喜儿当“小灯笼”，借着它闪烁的光影，跑东巷子、钻西巷子，挨家挨户找小伙伴玩耍。那微弱的火光虽不刺眼，却足以照亮前方的路，映出我们欢快的身影。满巷子回荡着我们的喊声：“小孩，小孩快出来玩，再不出来玩，滴喜儿烧你裤管！”

人到齐后，小伙伴们便兴高采烈地比赛燃放滴喜儿。有的孩子一口气点着好几根，抡起来转圈儿，那刺啦啦啦迸溅的金色火花，将整个夜空都点亮了。我们撒落一声声清亮亮的欢笑，那笑声如同滴喜儿的花火，在童年的巷子里久久回荡。

而今，我已垂垂老矣。但只要手里捏一根细长长长的滴喜儿，我又会瞬间回到故乡的小巷口，回到那被滴喜儿映亮的童年——滴的是喜悦，亮的是金花，童年如花，永不凋零。

## 拍客



# 春半人间

孙福攀

春分这日，天刚亮我便醒了。窗外的光线不浓不淡，没有清晨的清冷，也没有正午的炽烈，落在窗台上，恰好将玻璃的影子分作两半，一半亮得柔和，一半暗得轻盈——这便是春分最妥帖的馈赠，昼夜均分，寒暑相抵，连时光都变得不疾不徐。

站在阳台远眺，不远处的花坛里，迎春早已谢了大半，残留的几朵小黄花藏在枝叶间，倒也不显得落寞，反倒与刚冒头的月季嫩芽相映，一半是过往的余温，一半是新生的欢喜，恰如这春分时节，一半是喧嚣，一半是清宁。

晨露还凝在草叶上，晶莹剔透，蹲下身细看，露珠里映着半边天空，还有不远处的屋檐一角，风轻轻拂过，露珠滚落，砸在泥土里，没有声响，却像是时光轻轻踱脚走过的痕迹。春分的风，是最温柔的，不似初春的料峭，也不似暮春的燥热，吹在脸上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还有一丝泥土的湿润，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，连心底的褶皱，都被这风慢慢熨平。

这昼夜均分的日子，最适合慢下来。煮一壶温热的茶，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看阳光慢

慢移动，从窗台移到桌面，再移到墙角，每一寸移动，都带着时光的温柔。茶烟袅袅，氤氲着淡淡的茶香，抿一口，暖意从舌尖漫到心底，那些积攒了一冬的心事，那些细碎的欢喜与淡淡的惆怅，都在这半暖的时光里，慢慢沉淀，慢慢舒展。

想起小时候，春分这天，祖母总会在院子里种些菜苗。她戴着老花镜，一手扶着菜苗，一手填土，动作缓慢而认真，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，泛着柔和的光。我蹲在一旁，帮她递小铲子，看她把每一株菜苗都摆得整整齐齐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春分种啥都旺，日子也一样，不偏不倚，才能稳稳当当。”那时不懂这话的深意，只觉得春分是个可以种东西的日子，如今再想起，才明白，祖母说的，是生活的道理——就像这春分的昼夜，一半白昼，一半黑夜，一半忙碌，一半清闲，唯有平衡，才能安稳。

昼夜均分，是时光的半程；心事半暖，是生活的常态。春半人间，没有盛夏的炽热，没有寒冬的凛冽，也没有初春的懵懂，只有恰到好处

# 花影摇曳

冯小川 摄

